



汪洁

新年到了，时间的脚步正坚实地走来。时间快吗？时间长吗？伏尔泰说：“最长的莫过于时间，因为它永远无穷无尽，最短的也莫过于时间，因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。”是的，时间很快，还有许多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；是的，时间很长，还有时间去完成没有完成的计划。一年将尽夜，万里未归人。

曾在彼岸希望之城访问，新旧更替跨年前最后一日，参加了一场小型的钢琴音乐会，整个会场气氛热烈而温馨，人们用歌唱来送旧迎新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，表达爱和希望这个永恒的主题。满满的喜悦和爱写在每个人的脸上，唱在每个人的心中。

在歌唱曲目中，听到一首熟悉的名为《时间》的曲调优美动人的英文歌曲，这首歌的原唱是加拿大灵魂歌手马克·马斯里（Mark Masri），其中引用了美国作家、诗人兼牧师的凡·戴克（Henry Van Dyke）的一首最著名的诗《时间就是》。

原诗极富诗韵哲理，翻译成中文不如原诗精彩。原诗中最后一句“Time is not”在有些版本中用“forever（永恒）”代替“not（不）”。

时间就是  
对那些等待的人来说太慢，  
对那些恐惧的人来说太快，  
对那些悲伤的人来说太长，  
对那些欢乐的人来说太短，  
但对于那些付出爱和被爱的人来说，  
时间无是（时间永恒）。

“Time is”这首诗启发了马克·马斯里的这首题为《时间》的歌，是这首诗的另一种解释和演绎，一唱时间飞上诗，一个天生纯净的声音让这首纯净的诗

变得更加美丽和深刻，使人陷入时间赋予聆听者的意义和内涵，它是虚无的也是永恒的。“Time”的诗境与希望之树的意境相通，演出这首歌词，在欢庆新年之际，再次诠释生命的守护精神，鼓舞人们忘记悲伤，放下恐惧，不要等待，愉快地去爱。

俄国作家高尔基说：“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，最长而又最短，最平凡而又最珍贵，最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。”每当时光走向年终时，人们经历了一年的行走奔跑，甜酸苦辣，悲欢离合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慨，对时间有不同的定义，也最为时间而感怀。人们约会时间，看着，听着，等着，时时指针滑向年底最后的滴答。

转眼，时间走到了2020年，无论长短或快慢，它关照那些心中有爱和被爱的人们，继续走着，走在它的长河里，过去，现在，未来。

正如戴克的诗所言：“Time is not”，或者更是“Time is Forever”。让我们永爱和被爱吧，一起念时间的诗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这些年接受过不少记者采访，采访中有好几次被问到：作为资深翻译家有何翻译技巧和经验？说起这个话题，还要追溯到早年第一次涉足翻译的往事。

1947年，我十八岁。在光华大学读过一学期工商管理专业，后来因家庭经济窘迫，停学了。记得在大学时最感兴趣的是徐燕谋的英文课。之前在教会学校，我是老牌留级生。那时因为家庭环境与抗战的缘故，觉得读出来没意思，前途渺茫。初中读了两年，开除了。后来我姐夫托关系把我塞进光华实验中学仍就读初三。

光实特别注重文学教育，尤其是国文老师都是非常好的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谭惟翰老师。谭先生很有名，他写过小说、散文，后来研究评弹。他会把自己写的书送给他看得中的学生，我有幸得到过他的书。我进校不久就做壁报编辑，和同学打成一片。受谭先生的启发，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投稿。当时有份《新晚报》，由女作家潘柳黛编副刊，她请谭先生组稿，谭先生鼓励我

写，我便学着谭先生的路子写散文，结果就登出来了。我还翻译了两段幽默自己投稿给《申报》，另外在《申报周刊》《和平日报》《大公报》《时事新报》《中华时报》等报纸上也发表过文章。

1951年，我见到了吴劳。吴劳毕业于圣约翰大学，早年我在华纳公司与朱曾文先生办《水银灯》

## 初涉翻译 陈良廷

杂志时登过他的文章。吴劳遇到我很高兴，当时他为文化工作社翻译的巴西亚马多《无边的土地》一炮走红，见到我时极力鼓励我参与翻译。当时文化工作社要出两本苏联短篇小说集（从英文本译），里面有两篇没人翻，叫我翻。我说我没翻过这种。吴劳说他来帮我校订。我译完交稿后，书一个月就出版了，稿费也马上有了。这就是我第一部翻译作品——普里希文的《北极蜜》。与此同时，我还翻译了保加利亚短篇小说，这是保加利亚大使馆送的宣传品，英文版，比较简单。我译了10余篇，选了8篇。

在一望无际、蔚蓝深邃的达尔马提亚海岸边，静静地矗立着一座千年古城，它没有扎达尔的游人如织，没有斯普利特的古典浪漫，但它却是整个克罗地亚土地上的一个另类，希贝尼克，一个克罗地亚人引以为傲、由克罗地亚人自己建造的石头城。

沿着海边小路，拾级而上，踏进希贝尼克老城的一刹那，瞬间有一种恍惚的感觉，狭窄的街道，紧邻而建的小楼，油光瓦亮的青石板路，误以为自己一不留神转身悄然走入了江南的古镇，耳畔如若再飘来一阵吴侬软语，绝对是身在温暖家乡的感觉无疑。

当我深入此间阡陌相通的小巷，紧挨着的小楼之间，一抬头，就能看到晾晒着的衣服在微风中飘浮；邻家的小男孩，聚集在一起踢着足球，他们欢快的叫喊声，在狭长的街道中飘荡；迎面而来的大妈们手里提着长长的面包棍儿，和我侧身而过，留下的是刚出炉的面包的香味……这一幕幕场景，日常而鲜活，充满着市井之气，让人忘却了这是一座在克罗地亚的土地上曾经战火纷飞的古城，仿佛从诞生之日起，这些场景就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循环上演，没有丝毫的改变，如同这座石头砌成的城市一样，安稳如初。

此情此景，总教人不禁想起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”的南京，只是，南京作为六朝古都，当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时候，总给人一种繁盛过后的落寞与伤感，徒增时光不再、岁月无情的感慨。

如今的南京城，早已彻底变了容颜，车水马龙，华丽转身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，历史的痕迹早已散落在都市的各个角落，成了钢筋水泥丛林的点缀。

可是，在希贝尼克的小巷口，感受到的却依然

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气，岁月仿佛静止在了这一刻。

古城的圣米歇尔要塞，盘踞在希贝尼克的制高点上，巨大的石块垒成的城墙，坚固威严，要塞的一面面朝大海，能抵御来自海上的袭击，另一面

面向古城，是古城牢固的壁垒。站在要塞之上，随着阵阵扑面而来的海风，仿佛能感受到久远的战火纷飞的硝烟，回望脚下的希贝尼克老城，也许，全仗着这坚实壁垒，才成就了希贝尼克千年的安稳与和平。突然发现，这座军事要塞与城墙下的民居相距竟是如此接近，仿佛前脚踏出要塞，后脚就能跨入民居的小院子。

兴许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两者早已融为一体。

南京的石头城，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，巨大石块建成的城墙堡垒，几经沧桑，在唐朝就已成了“山围故国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”之所，现如今在此建成了公园，成了人们踏青觅翠，发思古之幽情的最佳场所。

硝烟散尽，人间正道非沧桑。

很小的时候，不记事，母亲说父亲每次喝酒，我都直愣愣盯着，父亲就用筷子蘸酒点到我嘴上，我辣得咧着嘴，父亲就笑了。母亲说这孩子的酒兴怕是要被你点醒了。

六岁时在学前班，学校要午睡，别的同学都拿玻璃瓶灌了凉茶，我把父亲喝的半瓶西凤酒偷偷用床单裹起来，带到学校，等到午睡起来，给班里同学喝，被老师告到家里，父亲放学抓住我打折了两根扫把。屁股肿得一个多月不敢挨板凳。

家父好饮，然量不多。他喝酒不会是那种喝得酩酊大醉，不管是自酌还是他请。三盅过后，就只是端起抿一下，并示意对方随意。然家父喝酒极其讲究，下酒有菜，冷则要温；酒必入壶，再入

之后，我同徐汝椿合作翻译了《都会一角》等5本单行本陆续在平明出版社出版。迄今为止，我翻译的作品多达50余本，2002年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我“中国资深翻译家”称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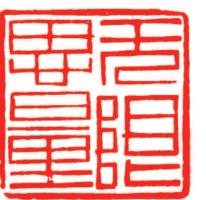
至于翻译理论我讲不出什么。我的翻译理念是，要译得中国人能看懂。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读傅雷、朱雯、巴金、萧乾译作，看得蛮舒服的。像萧乾的《好兵帅克》译得多好。还有张友松、施蛰存、杨绛、杨必，都是我崇拜的偶像，我反复看他们的译文，尽量找原文对照，受益匪浅。我力求学到点名家的皮毛。

我年轻的时候，在旧书摊淘到过一本林汉达编的《英汉翻译教程》，是商务印书馆出的，里面有四个范本是他自己翻译的，中英对照，还有很多例句，告诉你碰到这种句子应该怎么译。这本翻译教程对我帮助蛮大，在我翻译俄文小说之前，读过很多遍。

第一次给人送礼，留下许多烦恼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

功不唐捐



无限思量

陈茗屋 篆刻

“唯仁人放流之，进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。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，能恶人。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；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夫人之性，荀必速夫身。”

“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骄泰以失之。”

紧接前文所引《秦誓》之后，是曾子的几句议论。

首先针对“不能保我子孙黎民”的嫉贤妒能之类小人，说要将他们流放（“放流”即流放），驱逐到“四夷”（“进”即屏，驱逐；“四夷”是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，指当时四方边远地区），不允许他们与华夏子民共同居住在中原地区（“中国”的初始含义）。并且指出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只有具备仁德的人，才能够爱该爱的人，恨该恨的人。

接着，曾子概而言之地议论，说见到贤能之人而不能选拔他，选拔了而不能优先任用他，这是轻慢（东汉郑玄认为“命”当作“慢”，后人采纳）；见到不善之人而不能斥退他，斥退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到远方，这是过错。并且进一步说，喜好多数人所厌恶的，厌恶多数人所喜好的，这叫作违逆人的本性（“拂”为违逆、违背义），灾祸一定降临到身上（“菑”音资，灾的异体字；“逮”为及、到义）。

结合上文可以明显看出，这是在说对官员的识别、选拔、任用、辞退。请注意，这是曾子论治国的第三个重大问题。邦国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，要靠朝中各位分管大臣和下面各级官吏分别执行和落实。各国都是这样，也必须这样，否则根本无法治国。所以，君主的职责具体说主要是两条，一是定大计，二是选官员。

选拔治国人才，当然要考虑德才兼备。人无完人，德与才同时出类拔萃者并不多，更多的是德高才不高，或才高德不高，等等。曾子继承孔子教导，衡量德与才，德优先，才其次。对不善之人，即道德品质差的人，一是不能选拔，二是选拔后发现问题要及时辞退。至于流放，则未免过激了。

从“唯仁人放流之，进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”的话，似乎可以感知曾子的观念与孔子有些差异。就如读《孟子》，觉得与读《论语》有某些不一样。于是想到，思想的承继与发展，除历史的必然之外，思想者的禀赋、气质、品格、性情也起着不小的作用。

根据前面几节文字的议论，曾子作出小结：成为合格的治国者（“君子”），有根本的原则（“大道”），一定是靠忠诚信实而成就一切，也一定是因骄傲放纵而失去一切。

邦国的命运和前途，确实取决于整体治国者的道德品质，特别是君主的道德品质。但这只是基础方面，还有其他诸多方面。而且，还有客观因素的影响，以及天下大势的作用。曾子所说，是儒家的治国论，今人看来十分简单。而当时其他思想派别的学者和政治家，更看不上儒家的一套主张，认为都是不切实际的书生空议论。另外，这里补充说明，曾子所谓之“天下”，就是“中国”和“四夷”，或许还需加上孔子提到过的“海”。其义不可与今之天下概念等量齐观。

说这和家里地窖里放烂发霉的红薯一个味，不是酒的味道，害得我以后一端起饭来就咽不下去。和妻刚认识那会儿，在她的咖啡馆，和慧英女史、建军老哥以诗斗酒，背诵唐诗宋词，背错的自罚一杯，背出的对方喝一杯，不知不觉三个人喝了20多瓶。

在上海开第一家店的时候，和党毅兄在店里对饮，那时候天热，店里晚上做排挡，桌子都摆在门口的马路上，配着炒螺蛳和糟毛豆，我和党毅兄干倒过68瓶三得利。将军肚就是那个时候撑起来的。然而我还是钟情于白酒。2000年前后，喜欢上了伏特加，什么俄罗斯、瑞典、芬兰……各个国家地区的买了好多，父亲2002年来沪，我给他倒了杯1992年的伏特加，父亲端起来抿了一小口，就不觉得三个人喝了20多瓶。

梧桐小雪夜飘零，四十三年老白丁。浊酒醉来伤身体痛，新茶催醒莫停。秋来芝室居三世，春有黄醫学五经。七尺男儿干般苦，稻粱换得满香庭。

妻和女儿年年给我启动戒酒计划，去年春节在西安，路过书店门口，一个手机外壳引起妻的兴趣，“我还能喝”，回到家妻说，有应酬就把它翻过来，警醒自己。哦，原来用的是反语啊！

文章写到一半，晚上约了李勃一家小聚，上海滩最好的朋友了，高兴！又遇到三十年没有见的表侄，吃着新疆菜，跳着新疆的舞蹈，不由兴起，西风酒开一瓶，一人三两，似乎不多，然已有醉意。其实男人饮的不是酒精的高度，而是那杯浓浓的乡情。

白子超

